



悬疑小说

夏小宇在给女作家七月打完电话以后，离奇地在自家阳台上割脉自杀。七月怀疑是那个跟夏小宇同居的男人高炎杀了夏小宇，于是开始对她的死因进行调查，没想到却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邮件。七月按照寄件人的地址去找，发现寄件人早在一年前就已失踪，到底邮件是鬼魂所寄还是另有幕后黑手……

上官午夜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深巷木头人

接到杜枚打来的电话是在晚上十一点，她说高炎刚去夜总会，带了一个男人，但不知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说了句马上就挂了电话，我不管是不是解签的那个男人，但我一定要去看看。

到了夜总会，我在门口徘徊了好久，思索着要不要上去，碰到了高炎怎么说？就在我犹豫不决时，我一眼看见停在一排摩托车中间的一辆黑色摩托车，我走过去看了看车牌，那是启凡的车。他在这里做什么？我给杜枚打电话，她很快就出来了，我问她启凡是不是在这里？她脸上立刻露出为难的神情。我接着说：“我看见他的车了。”

杜枚点点头，转身向夜总会走去，跟在她身后，我的心突然痛了起来，脚步也变得沉重。

启凡朋友先看见我，推了推他，他转过头来，一张脸通红，显然喝了不少酒，看见我，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惊愕的表情，随即又强作镇定。他把手从一个女人的腰间抽出来，很不自然地笑着说：“你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吗？”我强忍住心里的怒火也向他微笑。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来，坐，几个朋友非要说来这

里，等一会就回去了，啊。”他拉着我坐在他身边，我试图挣扎，他更紧地搂住我，压低了嗓音，在我耳边说，“别这样，给我点面子，这么多朋友在。”

我没再说话，木讷地坐着，不知道是该走还是留下来。他们在猜拳，杜枚旁边的人输了，杜枚说要替他喝，她端起杯子时却不小心把酒泼到了别人身上，她慌忙拿纸巾一边帮他擦一边说：“真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我猛地一惊，脑子里就像被投进了一颗炸弹，轰地炸开了，是她！是杜枚！有天晚上启凡喝多了给我打电话时有个女人的声音，她说她不是故意的，那个人就是杜枚！天！怎么会是杜枚？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她，为什么是她？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男人从包厢里走出来往夜总会门口走去，我看清楚了，正是那个解签的男人，他跟高炎果真认识！

我追到门口，远远地看见他拐进了一条胡同，我赶紧跟了过去，手机在响，是杜枚打来的，我摁掉，然后关机，我怕惊动了那个解签人。我追到胡同口，隐隐看见他又钻进了一条小巷子。就在我快要走到巷子口的时候，突然全身一颤，陡然停住了脚步，因为我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是高跟鞋叩击路面的声音，那声音

就来自我的身后，不紧不慢，很有节奏，且越来越近。我屏住呼吸，猛然转身，只见一个黑衣人正缓缓地向这边走来，她穿着一件硕大的风衣，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低着头，看不到她的脸。

就在我呆愣之际，高跟鞋的声音与我擦肩而过，隐进了解签人刚刚走进的那条小巷子，我顿时松了一口气，拍了拍胸口，暗自责怪自己的敏感和胆小。

这时，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惊呼，那声惊呼只响了一半就戛然而止。我头皮一麻，条件反射地奔进了小巷子，只见那个黑衣人正直挺挺地站在路中间，她头上的帽子放下了，凌乱的发丝在夜风中飞舞。

我吞了一口唾液，颤声问道：“你……你没事吧？”她没反应，雕塑般地杵在那里。我慢慢地向她靠过去，手刚碰到她的后背，没想到她竟碎了一声，扑面倒了下去，发出沉闷的一声巨响。我用脚碰了碰她，这一碰不要紧，我全身立即就像被电击中了一样，脚上使了一点劲，然后一把将她翻了过来，当我清楚地看到那张脸时，我再也忍不住尖叫，连滚带爬地跑出了巷子。

那张脸是夏小宇的。她不是人，而是一个木头人，一个木偶！

拾
壹



教你共赢

假设可乐2元钱一罐，两个空罐可以换一罐可乐，如果给你6元钱，你最多能喝几罐可乐？这个游戏，我们问过身边很多人，包括同事和朋友，当然还有亲人。几乎90%的人经过推演，有时甚至通过多次推演，然后对我说：是5罐吗？我们为什么不再问一下自己，如果这时候我们再有一个“空罐”，能不能喝得更多呢？

翟江波 杨清波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拾
壹

放弃是一种智慧

人的情感总是希望有所得，以为拥有的东西越多，自己就会越快乐。可是有一天，我们忽然惊觉：我们开始感到忧郁、无聊、困惑、无奈、不快乐，而这些都和我们的要求有关，我们之所以不快乐，是我们渴望拥有的东西太多了，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执迷于某个事物了。

懂得放弃才有快乐，背着包袱走路总是很辛苦。用自己包袱中的“空罐”（闲置的资源）与人合作，你不仅会觉得辛苦，相反觉得轻松了。未来是合作与分工的时代——只有这样，你才能打开一道口子，开辟一条走向成功的阳光大道。

生活有时会逼迫你不得不交出权力，不得不放走机遇，不得不抛下爱情。其实放弃也是一种得到，生活中应该学会放弃。放弃会使你豁达豪爽。放弃会使你冷静主动，放弃会使你充满机会，放弃会让你更智慧、更有力量。

什么应该放弃？放弃失恋带来的痛楚，放弃屈辱留下的仇恨，放弃心中所有难言的负荷；放弃浪费精力的争吵，放弃没完没了的解释；放弃对权力的角逐，放弃对金钱的贪欲，放弃对名利的争夺……一切源于自私的欲

望，一切恶意的念头，一切固执的观念都应该放弃。

然而，放弃并非易事，需要很大的勇气。面对诸多不可为之事，勇于放弃是明智的选择。只有毫不犹豫地放弃，才能轻松地投入新生活，才会有新的发现和转机。

给予、合作与分享是第6罐，其实放弃也是一种第6罐，它是一种选择，放弃弱项与经营强项同样重要，恰到好处地放弃，正是为了更好地进取。放弃也是一种智慧，它可以放飞心灵，还原本性，帮助我们真实地享受第6罐。没有明智的放弃就没有真正的第6罐。

善于放弃，懂得选择，发挥你的强项和优势。将所有能让你的强项得以施展的事情保留，其余的通通舍弃，腾出时间，挤出资源，才能实现更大的价值。

不久前在《参考消息》上读到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作家尤今老师的一篇文章，对自己的震撼非常大。现引用下来与大家共勉。

一群学生一同去拜会一个大学教授，起初大家相谈甚欢，然而说着说着，学生们的话题便转向了抱怨，他们抱怨生活的压力和功课的负荷。

这时，睿智的教授不动声色地从厨房取出了许多个杯子，其中有陶质的、有木质的、

有玻璃的、也有塑胶的。教授让学生们取杯子倒水喝，托盘上只剩下一些粗陋不堪的杯子！

教授这时别有深意地微笑着说：“你们瞧，所有细致、古朴、玲珑、美丽的杯子都被拿走了，剩下的全是让人瞧不上眼的塑胶杯。现在，我问的是：你们选杯子的目的是什么？”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喝水呀！”教授又问：“既然 是喝水，那为什么你们那么在意盛水的器皿呢？随手拿一个不可以了吗？为什么要刻意选好的、美的、精致的？”学生们被问得哑口无言！

这时，教授正色说道：“主次不分而又什么都想一手抓的心态，正是造成压力的主因。你们喝的是水，却执意选美的杯子，甚至在选不好杯子时心生怨意。”

生活是水，而名誉与地位仅仅只是盛水的杯子罢了。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杯子上，那么我们便没有余暇和心情去品尝和享受杯中水的美好滋味了。

如果一个人是正确的，他的世界也就会是正确的。如果你想改变你的世界，首先就要改变你自己，何必太在意杯子呢？在意水，在意别人，不在意杯子，别太关注自己。只要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的世界和生活也会是正确的。

拾
贰



纪实文学

这是一群幸运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接受最先进思想的熏陶，他们的命运，常常让新中国的领导人牵肠挂肚；这是一群不幸的孩子，他们长时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尚未长大成人就背井离乡。这群二战时期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的孩子，是中国共产党先烈及高级干部的子女。

赵嘉麟 葛万青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

“玛丽娅·米哈伊洛娃，您快来看！”谢柳京娜招呼一旁的达维多娃。

“出了什么事？”达维多娃上前一看，立刻问道：“娇娇，怎么会这样？是谁打的？”娇娇不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谢柳京娜脑子里闪过了一个想法：“难道是娇娇的母亲贺子珍？因为班里的同学都很听话，孩子们从不打架，更不可能欺负娇娇这么一个小姑娘了。而且娇娇平时就只跟自己母亲在一起。”谢柳京娜并没有立刻汇报这件事，但她打算查出真相。一天，娇娇没来上课，于是谢柳京娜就让班里的林鹰等三名女同学去娇娇和母亲所住的员工宿舍看一下。

林鹰等三人来到宿舍。由于贺子珍住的是一楼，所以几个孩子七手八脚地找来砖头叠在一起，蹬上去，扒着窗户往屋子里一看。天哪！就见娇娇被一条绳子拴在了床头，泪流满面。母亲贺子珍正在冲她发脾气，偶尔还抬手打一下。孩子们顾不得太多，马上跑回谢柳京娜老师那里，将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她。谢柳京娜觉得事关重大，于是急忙来到了院长马卡洛夫的办公室。

“今天，我班里的中国学生娇娇没来上课，我让几个学

生去她住的地方看了，结果发现娇娇的母亲正在打她！”

谢柳京娜走后，马卡洛夫拿起了电话，拨通了医院：“喂，您好！我是国际儿童院的院长季莫费·马卡洛夫，我们这里有位母亲正在打自己的女儿，请您赶紧派人来看一下吧，我怕孩子会有事。”

过不多时，一辆汽车来到了儿童院，车里坐着几个穿着白大褂、身材壮实的妇女。在马卡洛夫的指引下，车子停到了员工宿舍楼下。一行人走进了贺子珍的房间。就见贺子珍正抱着娇娇和围在一旁的其他员工争执，不让他们靠近。医院来的那几个悍妇见状，不由分说，立刻上前把娇娇从母亲臂弯中抢了出来，并摁住贺子珍的肩膀，朝屋外走去。

“妈妈——妈妈——”娇娇虽然刚刚被母亲责罚，但看见陌生人要把母亲带走，便哭喊了起来。

“小姑娘，你的妈妈疯了，不能跟你呆在一起了！我们要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贺子珍一听到“精神病院”，立刻高喊道：“我没疯！我没疯！”但是从医院来的这些人可管不了这么多，一把把贺子珍推上车后扬长而去。

贺子珍进了精神病院后，接受了一系列治疗，但院方却始终没有出具详细的诊断书。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委托沈林如前去看望，并为她拿去了一些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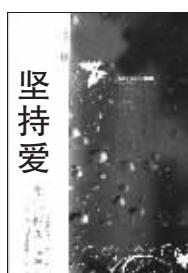
当沈林如见到贺子珍后，发现她的齐肩长发已被剪成了齐耳短发。贺子珍见到沈林如后并没有大喊大叫，而是平静地低着头，嘴里来回重复着一句话：“娇娇是我女儿，她没有妈妈在身边照顾，真的很可怜……”

陈祖涛等大孩子知道了贺子珍的情况后都非常气愤，觉得院长马卡洛夫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并不正确。

1946年，在王稼祥等同志的努力下，贺子珍在进入精神病院两年多后，走出了医院的大门。王稼祥立即把贺子珍想回国的想法电告毛泽东。不多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回国。”

在接到毛主席批示半年后的一天，贺子珍带娇娇、毛岸青与王稼祥夫妇一起，踏上了归国的旅途。至于毛岸青回国，是出于他的健康原因。和他住在一起的陈祖涛向王稼祥反映了毛岸青的病情，比如有时陈祖涛从学校回来，看见毛岸青不在屋子里呆着，一个人坐在楼梯口自己和自己下着棋；还有时候，毛岸青在路上走着走着，就突然坐了下来掏出棋谱来看，汽车开过来也不知道躲。王稼祥把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也表示同意让儿子回国治疗。

拾
叁



言情小说

临近大学毕业，常清发现自己怀上了实习时期的上司、一位有妇之夫的孩子，而她的家族难育的遗传史，使她做出了生下孩子的决定。初入职场的生存艰难，亲情的冷漠，周遭的冷眼与歧视，把这个年轻的未婚妈妈抛到了命运的谷底。但她凭着80后一代人难以想象的坚强与坚韧，以不放弃的爱的力量，扛起了命运所赋予她的一切。

蓝小汐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拾
肆

卧底当小姐

星期一开选题会，李总编姗姗来迟，大家正等得无聊，会议室的大门被砰的撞开了。李总编进来了，他一手抓着他的宝贝茶壶，一手紧紧捏着几张花花绿绿的纸片，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来来来，大家都看看我弄到什么了？”李总编将手中的纸片扔到会议桌上。陈菲伸手拿了一张，我好奇地伸过脑袋去看，这都什么呀：

“您一人独处时寂寞吗？独自旅游孤单吗？商务应酬时需要有人助您一臂之力吗？我们这里有清纯的女大学生、活泼的女高中生、妖娆的女模特——风情万种，姹紫嫣红。情感陪护热线：1378333××××”

见大家都暧昧地笑着，李总编声如洪钟：“我去国展中心开会，结果一路上被塞了多少这个样子的小名片。”他专门强调：是别人硬塞给他的。

“发名片的人多有眼力见啊，一看李总编就是成功人士。”郑总监立刻奉承上了，我真是佩服他，此人可以不分地点场合地拍马屁。

“一看李总编就是嫖客脸，不发给他发给谁！”陈菲悄悄俯在我耳边说道。我留意观察了一下李总编：秃顶、

啤酒肚、嘴唇肥厚、鼻子短且鼻孔大，镜片后面的小眼睛得着空就眯起来，可不就是张典型的嫖客脸吗？我越看越好笑，拼命忍着。可李总编还挺得意：“说句自夸的话，我在媒体做了这么多年，这新闻敏感性比一般人可强多了。我当时就留了心，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名堂可挖，所以把这些小名片搜集起来带给你们看。来，大家都畅所欲言，谈谈这个事能不能挖一挖？挖出读者最喜欢看东西来？”大家都沉默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不就是卖淫嫖娼嘛，就差直接在名片上印上“提供小姐”了，有什么好挖的？多少媒体都做过报道了，警察也抓过好几窝了。

见我们都低头不语，李总编顿时不高兴了：“平时你们老是嚷嚷着找选题难，找选题难，今天我亲自出马，帮你们找到选题了，你们又畏难了是吧？”李总编拍完桌子就拍拍屁股走了，采访部的总监是位中年妇女，姓毛。李总编唱罢毛总登场，“咱们接着把李总编提出的选题议一议啊！”

大会开完小会，开得大家垂头丧气。“老板说得对！我们做新闻，就是要有股子激情，我年轻的时候，为了采访火车站广场站街女拉客，专门乔装打扮装站街女，我给陈菲打电话：“我现在在碑林巷12号，马上上楼面试，过会你给我打手机，感觉不对，你就赶快报警。”陈菲很紧张：“要不别上去了吧，大不了咱不干这份工作了。”一想到家里那嗷嗷待哺的女儿，我一咬牙一跺脚，挂了电话就上了楼。

女去暗访，最后这条稿子得了省里的大奖。”毛总激励大家，“谁去？”见大家都不说话，毛总监悠悠然然吐出几个字：“那就常清去吧。”我硬着头皮说：“行。”

随便找了张名片上的电话，打过去，“请问你们这里要不要招人？”接电话的小姐很警惕，“你是哪的？”

“我刚刚大学毕业，想找份工作。”“你是大学生？”那头很狐疑。“是的。”“你会唱歌吗？”“会。”“会跳舞吗？”“会。”“那你来我们公司试试吧。”

所谓的公司在一条很窄的巷子里，墙角边的青苔上已经长了青苔，我深一脚浅一脚找到名片上的地址：那是一幢三层高的老式旧楼，一楼的门面房挂着“夫妻保健品专卖”的招牌，楼上的遮雨篷已经摇摇欲坠，遮雨篷下面挂着没来及收的衣服，各式内衣裤这样在雨中飘摇着，女人的红色丁字裤分外扎眼。

我给陈菲打电话：“我现在在碑林巷12号，马上上楼面试，过会你给我打手机，感觉不对，你就赶快报警。”陈菲很紧张：“要不别上去了吧，大不了咱不干这份工作了。”一想到家里那嗷嗷待哺的女儿，我一咬牙一跺脚，挂了电话就上了楼。